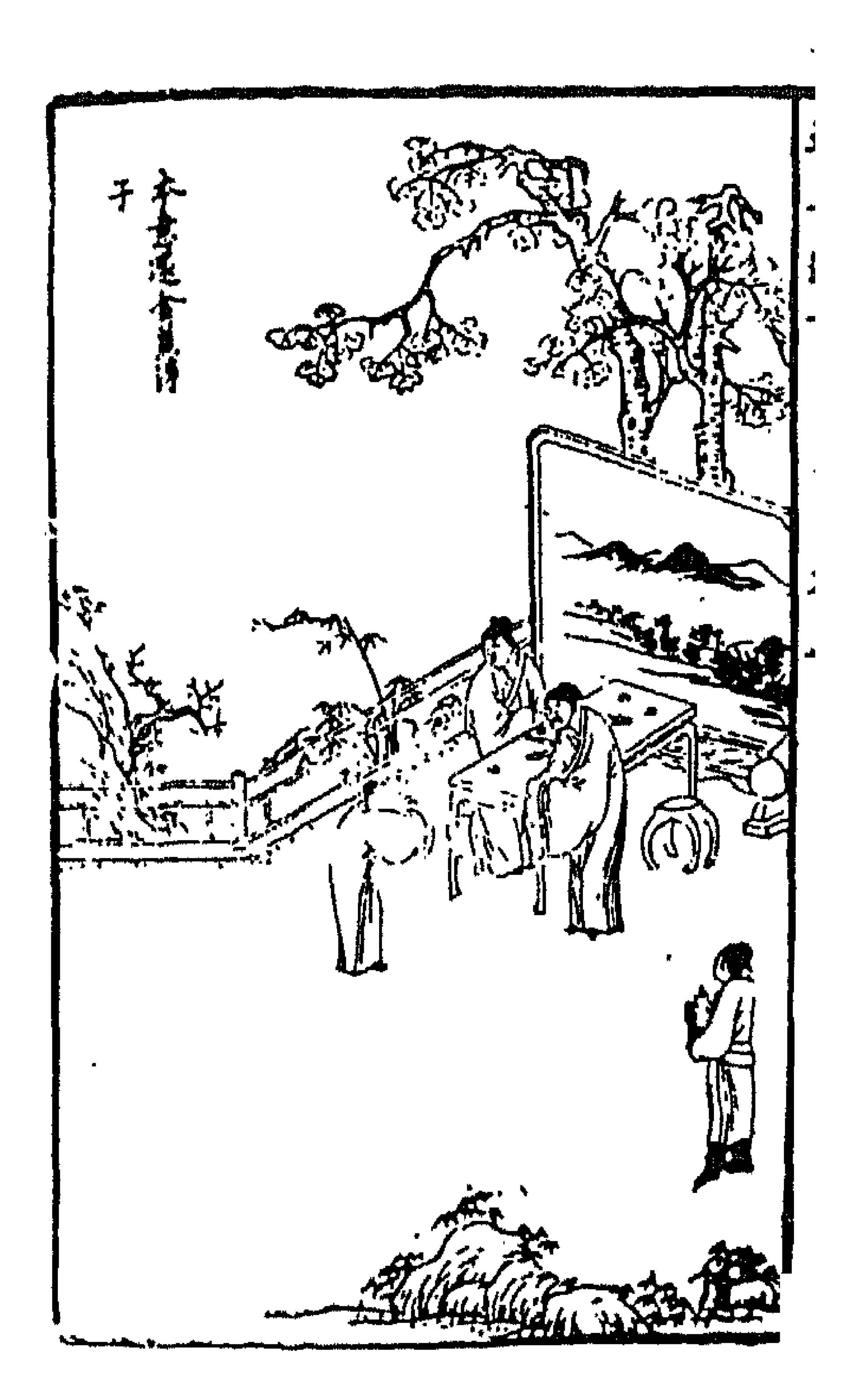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喜見中流拔船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毛寶放龜懸大印　宋郊渡蟻占高魁
世人盡說天高遠　誰識陰功暗裏來

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方有一富翁姓金名倚家財萬貫世代都稱員外性至慳吝平生常有五恨那五恨

一恨天　二恨地　三恨自家
四恨爹娘　五恨皇帝

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又多了秋風冬雪使人

冷不免費錢買木服來柴恨地者恨他樹木生得湊趣若是湊趣生得齊整如意樹木就好做屋柱枝條大者就好做梁細者就好做椽卻不省了匠人工作恨自家者恨肚皮不會作家一日不喫飯就餓[illegible]起來恨爹娘者恨他遺下許多親眷朋友來時未免費茶費水恨皇帝者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卻要他來收錢糧不止五恨還有四願願得四般物事那四般物事

一願得鄧家銅山

二願得郭家金穴

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
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石爲金這個手指頭
因有這四願五根心常不足積財聚穀日不暇食真個是數米而炊稱柴而爨因此鄉里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金冷水又叫金剝皮尤不喜者是僧人世間只有僧人討便宜他單會布施俗家的東西再沒有人布施與俗家之理所以金冷水見了僧人就是眼中之釘舌中之刺他住居相近處有個福善菴金員外生年五十從不曉得在菴中破費一文的香錢所喜渾家單氏與員外同年同月同日只不同時他偏喫

齋好善。金員外喜他的是喫齋，憎他的是好善。因四十歲上尚無子息，單氏瞞過了丈夫，將自己釵梳二十餘金，布施與福善庵老僧，教他拜佛誦經，祈求子嗣。佛門有應，果然連生二子，且是俊秀。因是福善庵祈求來的，大的小名福兒，小的小名善兒。單氏自得了二子之後，時常瞞了丈夫，偷柴偷米，送與福善庵，供養那老僧。金員外偶然察聽了些風聲，便去咒天罵地，夫妻反目，直聒得一個不耐煩方休。如此也非止一次。只為渾家也是個硬性，鬧過了，依舊不理。只年夫妻齊壽，皆當五旬，福兒年九歲，善兒年八歲，踏

新小人

所生下來的都已上學讀書十全之美到生辰之日金員外恐有親朋來賀壽預先躲出單氏又湊些私房銀兩送與庵中打一壇齋醮一來為老夫婦祈福二來為兒子長大了還愿心且前也曾與丈夫說過求丈夫不肯所以只得私房做事其夜和尚們要鋪設長生佛燈叫香火道人至金家問金阿媽要幾斗糙米單氏偷開了倉門將米三斗付與道人去了隨後金員外回來單氏還在倉門口封鎖被丈夫窺見了又見地下狼藉些米粒知是私房做事欲要爭嚷心下想道今日生辰好日況且東西去了也討不轉

水乾拌去了涎沫只推不知忍住這口氣一夜不睡左思右想道叵耐這賊禿常時來蒿惱我家到是我有家的一個耗鬼除非那秃驢死了方絕其患根無計策到天明時老僧攜着一個徒弟來回攛掇原來那和尚也怕見金冷水且站住門外張望金〻早已瞧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取了幾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山藥鋪裏贖些砒霜轉到賣點心的王三郎店裏王三郎正蒸着一籠熱粉攤一碗拂俏要做餅〻金冷水袖裏摸出八文錢撇在櫃上道三郎收了錢犬些的餅子與我做四個餡却不要下少了你

只捏着窩兒等我自家下餡則個王三郎口雖不言
心下想道有名的金冷水金剝皮自從開這幾年點
心鋪子從不見他家半文之面今日好利市也撰他
八個錢也是好便宜的便等他多下些餡去投他下
次主顧王三郎向籠中取出雪團樣的熟粉真個捏
做窩兒遞與金冷水說道員外請尊便金冷水却將
砒霜末悄悄的撒在餅內然後加餡做成餅子如此
一般做了四個熱烘烘的放在袖裏離了王三郎店
望自家門首蹀將進來那兩個和尚正在廳中喫茶
金冷水欣然相揖揖罷入內對渾家道兩個師父侵早

到來怎前肚裏饑餓過縫那金家送我與點心我見餅子想得好稱了他們個來何不就請了兩個師父單氏深喜丈夫回心向善取個朱紅楪子把四個餅子裝做一楪叫丫鬟托將出去那和尚見了員外回家不敢久坐已無心喫餅了見丫鬟送出來知是阿媽美意也不好虛得將四個餅子裝做一袖叫聲咶噪出門回庵而去金老暗暗歡喜不在話下却說金家兩個學生在社學中讀書放了學時常到庵中頑耍這一晚又到庵中老和尚想道金家兩位小官人時常到此沒有什麼請得他今早金阿媽送我四個

餅子還不曾動放在厨櫃裏何不將來燒熱了請他喫一杯茶當下分付徒弟在厨櫃裏取出四個餅了厨房下燒得焦黄熱了兩杯濃茶擺在房裏請出侍小官人喫茶兩個學生頑耍了半晌正在肚饑見了熱騰騰的餅子一人兩個都喫了不喫時猶可喫了呵分明是

一塊火燒着心肝　萬桿鎗攢却腹肚

兩個一時齊叫肚疼跟隨的學童慌了要扶他回去奈兩個疼做一堆跑走不動老和尚也着了忙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叫徒弟一人背了一個學童隨着

送回金員外家。二僧自去了。金家夫婦這一驚非小。慌忙叫學童問其緣故。學童道方纔到福善庵喫了四個餅子。便叫肚疼起來。那老師父說這餅子原是我家今早把與他喫的。他不捨得喫。將來恭敬兩位小官人。金員外情知蹺蹊了。只得將砒霜實情對阿媽說知。單氏心下越慌了。便把涼水灌他。如何灌得醒。須臾七竅流血。嗚呼哀哉。做了一對殤鬼。單氏千難萬難。祈求下兩個孩兒。却被丈夫不仁。自家害死了。待要廝駡一場。也是枉然。氣又忍不過。苦又熬不過。走進內房。解下束腰羅帕。懸梁自縊。金員外哭了

兒子一撥冇總收淚到房中與阿媽商議說話兒淚上這件打輕鬆的東西號得半死、登時就得病上床不夠七日也死了、金氏族家平昔恨那金冷水歛劍皮慳吝此時天賜其便大大小小鄉蜂擁而來將家私搶個罄盡此乃萬貫家財有名的金貝外一個終身結果不好善而行惡之報也有詩爲證

餅內砒霜那得知　害人猶害自家兒

欺心動念天知道　果報昭彰豈有私

方纔說金貝外只爲行惡上拆散了一家骨肉如今再說一個人單爲行善上周全了一家骨肉正是

善惡相形　　禍福自見
戒人作惡　　勸人為善

話說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有個小戶人家兄弟三人大的叫做呂玉第二的叫做呂寶第三的叫做呂珍呂玉娶妻王氏呂寶娶妻楊氏俱有姿色呂珍年幼未娶王氏生下一個孩子小名喜兒方纔六歲跟鄰舍家兒童出去看神會夜晚不回夫妻兩個煩惱出了一張招子街坊上叫了數日全無影響呂玉氣悶在家裡坐不過向大戶家借了幾兩本錢往太倉嘉定一路收些綿花布疋各處販賣就便訪問

兒子消息。前年正二月出門。到八九月回家。又收新貨走了四個年頭。雖然趁些利息。眼見得兒子沒有尋處了。日夕心慢。也不在話下。到第五個年頭。呂玉別了王氏。又去做經紀。何期中途遇了個大本錢的布商。談論之間。知道呂玉買賣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脫貨。就帶絨貨轉來發賣。於中有些用錢相謝。呂玉貪了蠅頭微利。隨着去了。及至到了山西。發貨之後。遇着連歲荒歉。討賒帳不起。不得脫身。呂玉少年久曠。也不免行戶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瘡。服藥調治。無面回家。捱到三年。瘡纔痊好。討清了帳

只那布商因病倘逃了呂玉的歸期加倍酬謝呂玉得了些利物等不得布商收貨完備自己販了些粗細絨褐相別先回一日早晨行至陳留地方偶然去坑厠出恭見坑板上遺下一個青布搭膊檢在手中覺得沉重取回下處打開看時都是白物約有二百金之數呂玉想道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忙到坑厠左近伺候只等有人來抓尋就將原物還他等了一日不見人來次日只得起身又行了五百餘里到

此則亦是睡者

南宿州地方，其日天晚，下一個客店，遇着一個同下的客人，閒論起江湖生意之事，那客人說起自不小心，五日前侵晨到陳留縣解下搭膊登東，偶然官府在街上過，心慌起身，却忘記了那搭膊，裏面有二百兩銀子，直到夜裏脫衣要睡，方纔省得，想着過了一日，自然有人拾去了，轉去尋覓，也是無益，只得自認悔氣罷了。呂玉便問老客尊姓高居何處，客人道在下姓陳，祖貫徽州，今在揚州閘上開個糧食鋪子，敢問老兄高姓，呂玉道小弟姓呂，是常州無錫縣人，揚州也是順路，相送尊兄到彼奉拜，客人也不知詳細

答應道若肯下顧最好次早二人作伴同行不一日
來到揚州閘口呂玉也到陳家舖子登堂作揖陳朝
奉看坐獻茶呂玉先題起陳留縣失銀子之事盤問
他搭膊模樣是個深藍青布的一頭有白線緝一個
陳字呂玉心下曉然便道小弟前在陳留拾得一個
搭膊到也相像把來與尊兄認看陳朝奉見了搭膊
道正是搭膊裏面銀兩原封不動呂玉雙手遞還陳
朝奉陳朝奉過意不去要與呂玉均分呂玉不肯陳
朝奉道便不均分也受我幾兩謝禮等在下心安呂
玉那裏肯受陳朝奉感激不盡慌忙擺飯相款思想

難得呂玉這般行人還金之恩無門可報自家有十二歲一個女兒要與呂君扳一脉親往來未知他有兒子否飲酒中間陳朝奉問道恩兄令郎幾歲了呂玉不覺掉下淚來答道小弟只有一兒七年前爲看神會失去了至今並無下落荊妻亦別無生育如今回去意欲尋個螟蛉之子出去帮扶生理只是難得這般湊巧的陳朝奉道舍下數年之間將三兩銀子買得一個小厮頗頗淸秀又且乖巧也是下路人帶來的如今一十三歲了伴着小兒在學堂中上學恩兄若看得中意時就送與恩兄伏侍也當我一點

滂做呂玉道若肯相借當奉還身價陳朝奉道說那
里話來只恐恩兄不用時小弟無以為情當下便教
掌店的去學堂中喚喜兒到來呂玉聽得名字與他
兒子相同心中疑惑須臾小廝喚到穿一領蕪湖青
布的道袍生得果然清秀習慣了學堂中規矩見了
呂玉朝上深深唱個喏呂玉心下便覺得歡喜仔細
認出兒子面貌來四歲時因跌損左邊眉角結一個
小疤兒有這點可認呂玉便問道幾時到陳家的那
小廝想一想道有六七年了又問他你原是那裏人
誰賣你在此那小廝道不十分詳細只記得爹叫做

呂大還有兩個叔叔在家娘姓王家在無錫城外小時被人騙出賣在此間呂玉聽罷便抱那小廝在懷叫聲親兒我正是無錫呂大是你的親爹了失了你七年何期在此相遇正是

水底撈針針已得　掌中失寶寶重逢
筵前相抱殷勤認　猶恐今朝是夢中

小廝眼中流下淚來呂玉傷感自不必說呂玉起身拜謝陳朝奉小兒若非府上收留今日安得父子重會陳朝奉道恩兄有還金之盛德天遣尊駕到寒舍父子團圓小弟一向不知是令郎甚愧怠慢呂玉又

可見陳朝奉非俗品

叫喜兒拜謝了陳朝奉陳朝奉定要還打呂玉不肯再三推辭受了兩禮便請喜兒坐於呂玉之傍陳朝奉開言承恩兄相愛學生有一女年方十二歲欲與令郎結絲蘿之好呂玉見他情意真懇謙讓不得只得依允是夜父子同榻而宿說了一夜的說話次日呂玉辭別要行陳朝奉留住另設個大席而管待新親家新女婿就當送行酒行數巡陳朝奉取出白金二十兩向呂玉說道賢婿一向在舍有候今奉些須薄禮相贐權表親情萬勿固辭呂玉道過承高門俯就舍下就該行聘定之禮因在客途不好苟且如何

反費親家厚賜尤不敢當陳朝奉道這是學生自送與賢婿的不干親翁之事親翁若見却就是不允這頭親事了呂玉沒得說只得受了叫兒子出席拜謝陳朝奉扶起道些微薄禮何謝之有喜兒又進去謝了丈母當日開懷暢飲至晚而散呂玉想道我因這還金之事父子相逢誠乃天意又娶了這頭好親事似錦上添花無處報答天地有陳親家送這二十兩銀子也是不意之財何不擇個潔淨僧院糴米齋僧以種福田主意定了次早陳朝奉又備早飯呂玉父子喫罷收拾行囊作謝而別喚了一隻小船搖出閶

外約有數里只聽得江邊鼎沸原來壞了一隻人載船落水的號呼求救崖上人招呼小船打撈小船索要賞犒在那裏爭嚷呂玉想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比如我要去齋僧何不捨這二十兩銀子做賞錢教他撈救見在功德當下對衆人說我出賞錢快撈救若救起一船人性命把二十兩銀子與你們衆人聽得有二十兩銀子賞錢小船如蟻而來連崖上人也有會水性的赴水去救須臾之間把一船人都救起呂玉將銀子付與衆人分散水中得命的都千恩萬謝只見内中一人看了呂玉叫道哥哥那

且說呂玉看他不是別人正是第三個親弟呂珍呂玉合掌道慚愧慚愧天遣我撈救兄弟一命忙扶上船將乾衣服與他換了呂珍納頭便拜呂玉答禮就叫姪兒見了叔叔把還金遇子之事述了一遍呂珍驚訝不已呂玉問道你卻為何到此呂珍道一言難盡自從哥哥出門之後一去三年有人傳說哥哥在山西害了瘟疫身故二哥察訪得實嫂嫂已是成服戴孝兄弟只是不信二哥近日又要逼嫂嫂嫁人嫂嫂不從因此教兄弟親到山西訪問哥哥消息不期於此相會又遭覆溺得哥哥撈救天與之幸哥哥不

可怠緩急急回家以安嫂嫂之心遲則怕有變了呂玉聞說驚慌急叫家長開船星夜趕路正是

心忙似箭惟嫌緩　船走如梭尚道遲

再說王氏聞丈夫凶信初時也疑惑被呂寶說得活能活現也信了少不得換了些素服呂寶心懷不善想着哥哥已故嫂嫂又無所出況且年紀後生要勸他改嫁自己得些財禮教渾家楊氏與阿姆說王氏堅意不從又得呂珍朝夕諫阻所以其計不成王氏想道千聞不如一見雖說丈夫已死在幾千里之外不知端的央小叔呂珍是必親到山西問個備細如

果然不是骨殖也帶一塊回來呂珍去後呂寶愈無
忌憚又遇且賭錢輸了沒處設法偶有江西客人喪
偶要討一個娘子呂寶就將嫂嫂與他說合那客人
也訪得呂大的渾家有幾分顏色情願出三十兩銀
子呂寶得了銀子向客人道家嫂有些粧喬好好裏
請他出門定然不肯今夜黃昏時分喚了人轎悄悄地
到我家來只看戴孝髻的便是家嫂更不須言語扶
他上轎連夜開船去便了客人依計而行卻說呂寶
回家恐怕嫂嫂不從在他跟前不露一字卻私下對
渾家做個手勢道那兩腳貨今夜要出脫與江西客

人去了，我生怕他哭哭啼啼，先好出去，黃昏時候你勸他上轎，日裏且莫對他說。若實自去了，卻不消說明。[illegible]等的事，原來楊氏與王氏妯娌最睦，心中不忍一時丈夫做主，沒奈他何，欲言不言，直挨到下牌時分，只得與王氏透個消息：我丈夫已將嬸嬸嫁與江西客人，少停客人就來取親，教我莫說。我與嬸嬸情厚，不好瞞得你。房中有什細軟家私，預先收拾，打個包裹，省得一時忙亂。王氏啼哭起來，叫天叫地起來。楊氏道：不是奴苦勸嬸嬸，後生家孤孀，終久不了，吊桶已落在井裏，也是一緣一會，哭也沒用。王氏道：嬸

嬸說那裏話我丈夫雖說已死不曾親見且待二叔回來定有個真信如今逼得我好苦說罷又哭楊氏左勸右勸王氏住了哭說道嬸嬸既要我嫁人罷了怎好戴孝髻出門嬸嬸尋一頂黑髻與奴換了楊氏又要忠丈夫之托又要姆姆面上討好連忙去尋黑髻來換也是天數當然黑髻兒也尋不出一頂王氏道嬸嬸你是在家的暫時換你頭上的髻兒與我明早你教叔叔鋪裏取一頂來換了就是楊氏道使得便除下髻來遞與姆姆王氏將自己孝髻除下換與楊氏戴了王氏又換了一身色服黃昏過後江西客

人引着燈籠火把擡着一頂花花轎吹手雖有一副不敢吹打如風似雨飛奔呂家來呂寶已自與了他暗號衆人推開大門只認戴孝髻的就搶楊氏嚷道不是衆人那裏管三七二十一搶上轎時鼓手吹打轎夫飛也似擡去了

一派笙歌上客船　錯疑孝髻是姻緣
新人若向新郎訴　只怨親夫不怨天

王氏暗暗叫謝天謝地關了大門自去安歇次日天明呂寶意氣揚揚敲門進來看見是嫂嫂開門吃了一驚房中不見了渾家見嫂子頭上戴的是黑髻心

中大疑問道嫂嫂你孩子那裡去了王氏暗暗好笑答道昨夜被江西蠻子搶去了呂寶道那有這話且問嫂嫂如何不戴孝髻王氏將換髻的緣故述了一遍呂寶疑惑只是料若精著賣嫂子誰知到賣了老婆江西客人已是開船去了三十兩銀子昨晚一夜就賭輸了一大半再要娶這房媳婦子今生休想復又想起一不做二不休有心是這等再尋個主顧把嫂子賣了還有討老婆的本錢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四五個人一擁進來不是別人都是哥哥呂玉兄弟呂珍姪子喜兒與兩個腳家馱了行李貨物進門呂

寶自覺無顏，從後門逃出，不知去向。王氏接了丈夫，又見兒子長大回家，問其緣故。呂玉從頭至尾敘了一遍。王氏也把江西人搶去婚嫁，呂寶無顏，從後門走了一段情節敘出。呂玉道：「我若貪了這二百兩非意之財，怎勾父子相見？若惜了那二十兩銀子，不去撈救覆舟之人，怎能勾兄弟相逢？若不遇兄弟時，怎知家中信息？今日夫妻重會，一家骨肉團圓，皆天使之然也。逆弟賣妻，也是自作自受，皇天報應的然不爽。」自此益修善行，家道日隆。後來喜兒與陳員外之女做親，子孫繁衍，多有出仕貴顯者。詩云：

本意還金兼得子　立心賣嫂反輸妻
世間惟有天工巧　善惡分明不可欺

弟五卷


八千里路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日月盈虧，星辰失度，爲人豈無興衰？子房年幼，逃難在徐邳；伊尹曾耕莘野；子牙嘗釣磻溪。君不見韓侯未遇，遭胯下受驅馳；蒙正瓦窰借宿；裴度在古廟依棲。時來也皆爲將相，方表是男兒。

漢武帝元狩二年，四川成都府一秀士，司馬長卿，雙名相如。自父母雙亡，孤身無倚，虀鹽自守，貫串百家，精通經史。雖然遊藝江湖，其實志在功名。出門之時，過城北七里許，曰昇仙橋，相如大書於橋柱上：大丈

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所以北抵京洛，東至齊楚，遂依梁孝王之門，與鄒陽、枚皋輩爲友。不期梁王薨，相如謝病歸成都。市上臨邛縣有縣令王吉，每每使人相招。一日到彼，相會盤桓，旬日談間，言及本處卓王孫巨富，有亭臺池館，華美可翫。縣令著人去說，教他接待。卓王孫貴財巨萬，僮僕數百，門闌奢侈，園中有花亭一所，名曰瑞仙，四面芳菲爛熳，眞可遊息。京洛名園，皆不能過此。這卓員外喪偶不娶，慕道修眞。止有一女，小字文君，年方十九，新寡在家，聰慧過人，姿態出衆，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員外一日早晨開

令不為長卿之才

說縣令友人司馬長卿乃文章巨儒要來遊玩園池特來拜訪慌忙迎接至後花園中瑞仙亭上動問已畢卓王孫置酒相待見長卿丰姿俊雅且是王縣令好友甚相敬重道先生去縣中安下不便何不在弊舍權住幾日相如感其厚意遂令人喚琴童携行李來瑞仙亭安下倏忽半月且說卓文君在繡房中閒坐聞侍女春兒說有秀士司馬長卿相訪員外留他在瑞仙亭安寓此生丰姿俊雅且善撫琴文君心動乃於東墻瑣窗內竊窺視相如才貌日後必然大貴但不知有妻無妻我若得如此之丈夫平生願足爭

奈此人箪瓢屢空若待媒證求親俺父親決然不肯倘若挫過此人再後難得了何日女使春兒見小姐攢眉蹙額必有所思乃對小姐道今夜三月十五日月色光明何不往花園中散悶則個小姐口中不說心下思量自見了那秀才日夜廢寢忘飡放心不下我今主意已定雖然有虧婦道是我一世前程收拾了些金珠首飾分付春兒安排酒菓今夜與你賞月散悶春兒打點完備隨小姐行來話中且說相如久聞得文君小姐貌美聰慧甚知音律也有心去挑逗他今夜月明如水聞花陰下有行動之聲故琴童

春兒知意

私覷，知是小姐，乃焚香一炷，將瑶琴撫弄。文君正行數步，只聽得琴聲清亮，移步將近瑞仙亭，轉過花陰下，聽得所彈音曰：

鳳兮鳳兮思故鄉，遨遊四海兮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如今夕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在我傍，何緣交頸爲鴛鴦，期頡頏兮共翱翔。

凰兮凰兮從我栖，得托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小姐聽罷，對侍女道，秀才有心，妾亦有心，今夜既到這裏，可去與秀才相見。遂乃行到亭邊，相如月下見了文君，連忙起身迎接道，小生夢想花容，何期光降，不及遠接，恕罪恕罪。文君斂袵向前道，高賢下臨，甚缺欵待，擬俻寂寞，令人相念無已。相如道，不勞小姐掛意，小生有琴一張，可能消遣。文君笑道，先生不必迂潤琴中之意，妾已備知。相如跪下告道，小生得見花顏，死也甘心。文君道，請起，妾今夜到此，與先生賞月同飲三盃。春兒排酒果於瑞仙亭上，文君相如對飲，相如細視文君果然生得

眉如翠羽，肌如白雪，振繡衣，披錦裳，濃不短，纖不長，臨溪雙洛浦，對月兩嫦娥。

酒行數巡，文君令春兒收拾前去，我便同來。相如道：小姐不嫌寒陋，願就枕席之歡。文君笑道：妾欲奉終身箕箒，豈在一時歡愛乎？相如問道：小姐計將安出？文君道：如今收拾了些金珠在此，不如今夜同離此間，別處居住，倘後父親想念，搬回一家完聚，豈不美哉？當下二人同下瑞仙亭，出後園而走。却是：

鰲魚脫却金鉤去　擺尾搖頭更不回

且說春兒至天明不見小姐在房中了，上又尋不見

報與老員外得知尋到瑞仙亭上和相如都不見員外道相如是文學之士為此禽獸之行小賤人你也自幼讀書豈不聞女子事無擅為行無獨出你不聞父命私奔苟合非吾女也欲要訟之於官爭奈家醜不可外揚故俯中止且看他有何面目相見親戚從此隱忍無語亦不追尋却說相如與文君到家相如自思囊篋罄然難以度日想我渾家乃富貴之女豈知如此寂寞所喜者略無慍色頗為賢達他料想司馬長卿必有發達時分正愁悶間文君至相如道目與渾家商議欲做些小營運奈無貲本文君道我首

卓王孫自[illegible]理

飾釵釧儘可變賣但我父親萬貫家財豈不能周濟一女如今不若開張酒肆妾自當鑪若父親知之必然慚愧但如從其言修造房屋開店賣酒文君親自當鑪記帳忽一日卓王孫家僮行事到成都府入肆飲酒事有湊巧正來到司馬長卿肆中見當鑪之婦乃是主翁小姐吃了一驚慌忙走回臨邛報與員外知道員外滿面羞慚不肯認女但杜門不見賓客而已再說相如夫婦賣酒將有半年忽有天使捧着一紙詔書問司馬相如名字到於肆中說道朝廷觀先生所作子虛賦文章浩爛超越古人官裡嘆賞飄飄

然有凌雲之志氣恨不得與此人同時有楊得意奏言此賦是臣之同里司馬長卿所作見在成都閒居天子大喜特差小官來徵召走馬臨朝不許遲延相如收拾行裝即時要行文君道官人此行富貴則怕忘了瑞仙亭上相如道小生受小姐大恩方恨未報何出此言文君道秀才們也有兩般有那君子儒不論貧富志行不移有那小人儒貧時又一般富時就忘了相如道小姐放心夫妻二人不忍相別臨行文君又囑道此時已遂題橋志莫負當壚滌器人且不說相如同天使登程却說卓王孫有家僮從長安回

卓王孫不如大史敫缺項

教人趨舉皆去看覺好

聽得楊得意舉薦司馬相如，蒙朝廷徵召去了，自言我女兒有先見之明，爲見此人才貌雙全，必然顯達，所以成了親事，老夫想起來，男婚女嫁，人之大倫，我女婿不得官時，我先帶侍女春兒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之情，無人笑我，若是他得了官時去看他，教人道我趨時奉勢，次日帶同春兒逕到成都府，尋見文君，文君見了父親，拜道，孩兒有不孝之罪，望爹爹饒恕，員外道，我兒你想殺我，從前之話，更不須題了，如今且喜朝廷徵召，正稱孩兒之心，我今日送春兒來伏侍，接你回家居住，我自差家僮往長安報與賢

將如道，文君執意不肯，員外見女兒主意定了，乃將家財之半，分授女兒，於成都起建大宅，市買良田，僮僕三四百人。員外伴著女兒同住，等候女婿任滿再

說司馬相如同天使至京師，朝見獻上林賦一篇，天子大喜，即拜爲著作郎，待詔金馬門。近有巴蜀開通南夷諸道，用軍興法，轉漕繁冗，驚擾夷民，官裡聞知大怒，召相如議論此事，令作諭巴蜀之檄。官裡道：此一事，欲待差官，非卿不可。乃拜相如爲中郎將，持節而往，令劒金牌，先斬後奏。相如謝恩，辭天子出朝，一路馳驛而行，到彼處，勸諭巴蜀已平，蠻夷清靜，不過

半月百姓安寧表錦還鄉數日之間已達成都府本府官員迎接到於新宅文君出迎相如道我昔不負人今日果遂題橋之願文君道更有一喜你丈人先到莊裡迎接相如連聲不敢不敢老員外出見相如向前施禮彼此相謝排筵賀喜自此遂爲成都富室有詩爲證

夜靜瑤臺月正圓　清風淅瀝滿林巒
朱弦慢促相思調　不是知音不與彈

司馬相如本是成都府一個窮儒只爲一篇文字上投了主上之意一朝發跡如今再說南宋朝一個貧

干也是成都府人在浙錦江居住亦因詞福遭際衣錦還鄉此人姓俞名良字仲舉年登二十五歲幼喪父母娶妻張氏這秀才日夜勤攻詩史滿腹文章時當春榜動選場開廣招天下人才赴臨安應舉俞良便收拾琴劍書箱擇日起程親朋餞送分付渾家道我去求官多則三年少則一載但得一官半職即便回來道罷相別登途一逕離而去不則一日行至中途偶染一疾忙尋客店安下心中煩惱不想病了半月身邊錢物使盡只得將驢兒賣了做盤纏又怕悞了科場日期只得買雙草鞋穿了自背書囊而行不數

月脚都打破了鮮血淋漓於路若楚心中想道我將得到杭州看看那雙脚作一詞以述依抱名瑞鶴仙

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遞猶在天際悔恨這雙脚底不慣行程如今怎免得拖泥帶水痛難禁芒鞋五耳倦行時着意温存笑語甜言安慰爭氣扶持我去選得官來那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在轎兒裡擡來擡去飽餐了肉滋味重教細膩更尋對小小脚兒夜間伴你

不則一日已到杭州于貢院前橋下有個客店姓孫叫做孫婆店俞良在店中安歇了過不多幾日俞良

入選場已畢俱各伺候掛榜只說舉子們凡來却有這般苦處假如俞良八千有餘多路來到臨安指望一舉成名爭奈時運未至龍門點額金榜無名俞良心中好悶眼中流淚自尋思道千鄉萬里來到此間身邊囊篋消然如何勾得回鄉不免流落杭州每日出街有些銀兩只買酒喫消愁解悶看看窮乏之初將

辦甘看的也說一半古了

邊有幾個相識看覷他後面蔚倘人多了被人憎嫌但遇見一般秀才上店喫酒俞良便入去投謁每日喫兩碗餓酒爛醉了歸店中安歇孫婆見了埋冤道秀才你却少了我房錢不還每日喫得大醉却有錢

出般如今長篇短卷何處得酒喫

得買酒喫。俞良也不分說，每日早間問店小二討些湯洗了面，便出門，長篇兒短卷，謁公府，諸刑憲，覓酒喫，喫得爛醉，直到昏黑，便歸客店安歇。每日如是。一日，俞良走到衆安橋，見個茶坊，有幾個秀才在裡面，俞良便挨身入去坐地。只見茶博士向前唱個喏，問道：「解元喫甚麼茶？」俞良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早飯也不曾喫，卻來問我喫茶。身邊銅錢又無，喫了却把甚麼還他？」便道：「我約一個相識在這裡等，少間客至，來問茶。」博士自退。俞良坐于門首，只要看一個相識過，卻又過不着。直晌坐間，只見一個先生手內

挑着一個招兒上面寫道如神見俞良想是個算命先生且算一命看則一請那先生入到茶坊裡坐定俞良說了年月日時那先生便算茶博士見了道道是他等的相識來了便向前問道解元喫甚麼茶俞良分付點兩個椒茶來二人喫罷先生道解元好個造物即日三日之內有分遇大貴人發跡貴不可言俞良聽說自想我這等模樣幾時能勾發跡眼下茶錢也沒得還便做個意頭抽身起道先生我若真個發跡時卻得相謝便起身走茶博士道解元茶錢俞良道我只借坐一坐你卻來問我茶我那得錢還

先生說我早晚發跡等我好了一發還你掛了便走先生道你元命錢未還俞良道先生得罪等我發跡一發相謝先生道我方纔出來好不順溜茶博士道我沒興折了兩個茶錢當下自散俞良又去趕趁喫了幾碗俄酒直到天晚酩酊爛醉踉踉蹌蹌到孫婆店中分說不開睡倒了孫婆見了大罵道窮秀才好沒道理少了我若干房錢不肯還每日喫得大醉你道別人請你終不成每日有人請你俞良便道我醉自醉了你甚事別人請不請也不干你事孫婆道老娘伱恁折了許多房錢你明日便請出門去俞良

俏洌胡亂淡淡使道你要我去再與我五貫錢我明日便去孫婆聽說笑將起來道從不曾見恁般主顧白住了許多時店房到還要討錢撒潑也不像斯文體面俞良聽得焉將起來道我有韓信之志你無漂母之仁我俞某是個飽學秀才少不得今科不中來科中你就供養我到來科打甚麼緊乘着酒興猶撞打撓弄假成真起來孫婆見他撒酒風不敢惹他關了門自進去了俞良弄了半日酒身體困倦只到在床舖上也睡去了五更酒醒想起前情自覺懊悔欲要不別而行又沒個去處正在兩難却說孫婆與兒

子孫小二商議沒奈何只得破兩貫錢倒去發他個
不是央及他動身若肯輕輕撒開便是造化倒長本
待不受其奈身無半文只得忍着羞收了這兩貫錢
作謝而去心下想道臨安到成都有八千里之遙這
兩貫錢不勾喫幾頓飯卻如何盤費得回去出了孫
婆店門信步上東走西走又沒尋個相識處走到
午後肚裏又饑心中又悶身邊只有兩貫錢買些酒
食喫飽了跳下西湖且做個飽死鬼當下一逕走出涌
金門外西湖邊見座高樓上面一面大牌朱紅大書
豐樂樓只聽得笙簧繚繞鼓樂喧天俞良立定腳打

一下看時只見門前上下首立着兩個人頭戴方頂樣頭巾身穿紫衫脚下絲鞋淨襪叉着手看着俞良道請坐俞良見請欣然而入直走到樓上揀一個臨湖傍檻的閣兒坐下只見一個當日的酒保便向俞良唱個喏覆解元不知要打多少酒俞良道我約一個相識在此你可將兩雙筯放在卓上鋪下兩隻盞等一等來問酒保見說便將酒缸酒提匙筯盞楪放在面前盡是銀器俞良口中不道心中自言好富貴去處我却這般生受只有兩貫錢在身邊做甚用少頃酒保又來問解元要多少酒打來俞良便道我那相

污粉壁的罰可畏

識眼見的不來了你與我打兩角酒來酒保便應了又問解元要甚下酒俞良道隨你把來當下酒保只當是個好客折莫甚新鮮果品可口肴饌海鮮案酒之類鋪排面前般般都有將一個銀酒缸盛了兩角酒安一把杓兒酒保頻將酒盪俞良獨自一個從晌午前直喫到日晡時後面前按酒喫得闌殘俞良手撫雕欄下視湖光心中愁悶喚將酒保來煩借筆硯則個酒保道解元借筆硯做甚不是要題詩賦卻不可污了粉壁本店自有詩牌若是污了粉壁小人今日當直便折了這一日日事錢俞良道恁地時取詩牌

八大夫宜墨在酒樓上頭名可憐臣

和筆硯來須臾之間酒保取到詩牌筆硯安在桌上俞良道你自退我教你便來不叫時休來當下酒保自去俞良拽上閣門用凳子頂住自言道我只要顯名在這樓上教後人知我你却教我寫在詩牌上則甚想起身邊只有兩貫錢喫了許多酒食捉甚還他不如題了詩推開窗看着湖裏只一跳做一個飽鬼當下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拂拭一堵壁子乾淨寫下鵲橋仙詞

來時秋暮到時春暮歸去又還秋暮豐樂樓上望西川動不動八千里路　青山無數白雲無數綠

本又還無數人生七十古來稀我那愁地光陰能來
得幾度

趙甲去後面寫道錦里秀才俞良作放下筆不覺眼
中流淚自思量道活他做甚不如尋個死處兒受窮
苦富下推開檻窗望着下面湖水待要跳下去爭奈
去岍又遠倘或跳下去不死攧折了腿腳如何是好
心生一計解下腰間緊的舊縧一搭搭在閣兒裏梁
上做一個活落圈俞良嘆了一口氣却待把頭鑽入
那圈裏去你道好湊巧那酒保兒多時不叫他走來
閣兒前見閉着門不敢敲去那窗眼裏打一張只見

俞良在內正要鑽入園裏去又不捨得死酒保喫了一驚火急向前推開門入到裏面一把抱住俞良道解元甚做作你自死了須連累我亦小聲喚起來樓下掌管師工酒保打雜人等都上樓來一時嚷動衆人看那俞良時却有八分酒只推醉门裏胡言亂語不住將酒保看那壁上時茶盞來大小字寫了一壁叫苦不迭我今朝却不沒興這一日事錢休了也道解元喫了酒便算了錢回去俞良道做甚麼你要便打殺了我酒保道解元不要尋鬧你今日喫的酒錢總算起來共該五兩銀子俞良道若要我五兩銀子

你要我性命便有那得銀子還你我自從門前走過你家兩個着紫衫的邀住我請我上樓喫酒我如今沒錢只是死了罷便望窗檻外要跳諕得酒保連忙抱住當下衆人商議不知他在那裏住恁悔氣攻他去罷不時做出人命來明日怎地分說便問俞良道解元你在那裏住俞良道我住在貢院橋孫婆客店裏我是西川成都府有名的秀才因科舉來此閒若我回去路上撇在河裏水裏明日須放不過你們衆人道若真個死了時不好只得湊些錢着兩個人送他去有個下落省惹官司當下教兩個酒保扶他

下樓出門趂迴上路却又天色晚了兩個人一路扶着到得孫婆店前那客店門却閉了酒保便把俞良放在門前却去敲門裏面只道有甚客來趂忙開門酒保見開了門撒了手便走俞良東倒西歪頭頭撞撞只待要攧孫婆討燈來一照却是俞良吃了一驚沒奈何叫兒子孫小二扶他入房裏去睡了孫婆便罵道昨日在我家蒿惱白白裏送了他兩貫錢說道還鄉去却元來將去買酒喫俞良只推醉由他罵不敢則聲正是

人無氣勢精神減　囊少金錢應對難

話分兩頭。卻說南宋高宗天子傳位孝宗，自為了太上皇，居于德壽宮。孝宗盡事親之道，承顏順志，惟恐有違。自朝賀問安，及良辰美景，父子同遊之外，上皇在德壽宮閒暇，每同內侍官到西湖遊玩。或有時恐驚擾百姓，微服潛行，以此為常。忽一日，上皇來到靈隱寺冷泉亭閒坐，怎見得冷泉亭好處，有張輿詩四句。

朶朶峰巒拂翠華，倚雲樓閣是僧家。
悠然盡日無人語，漲足寒泉數落花。

上皇正坐觀泉，寺中住持僧獻茶，有一行者，手托茶

能官後進至汝倚賴只知原可抑監司之以誣罪坐不懲究

陛高宗下跪上皇龍目觀看見他相貌魁梧且是執禮恭謹御音問道朕看你不像個行者模樣可實說是何等人那行者雙行流淚拜告道臣姓李名直原任南劍府太守得罪於監司被誣贓罪廢為庶人家貧無以糊口本寺住持是臣毋舅權充行者覓些粥食以延微命上皇惻然不忍道待朕回宮當與皇帝言之是晚回宮恰好孝宗天子差太監到德壽宮問安上皇就將南劍太守李直分付去了要皇帝復其原官過了數日上皇再到靈隱寺中那行者依舊來送茶上皇問道皇帝已復你的原官否那行者叩頭

奏道遊來上皇面有愧容次日孝宗天 [illegible]太上
皇皇太后幸聚景園上皇不言不笑似有怨怒之意
孝宗奏道今日風景融和願得聖情開懷上皇默然
不答太后道孩兒好意招老夫婦遊玩沒事惱做甚
麽上皇歎口氣道樹老招風人老招賤朕今年老說
來的話都沒人作准了孝宗愕然正不知爲甚緣故
叩頭請罪上皇道朕前日有荐南劍府太守李直說
個分上竟不作准昨日於寺中復見其人令我愧殺
孝宗道前奉聖訓次日即諭宰相宰相說李直贓污
狼籍難以復用既承聖索此小事來朝便行今日且

開懷一醉。上皇方纔回輿。作喜盡醉方休。第二日孝宗再論宰相。要起用李顯宰相。依舊推辭。孝宗道。此是太上主意。昨日發怒。朕無地縫可入。便是大逆謀反。也須放他。遂盡復其原官。此事剛起。不題。再說俞良在孫婆店借宿之夜。上皇忽得一夢。夢遊西湖之上。見毫光萬道之中。却有兩條黑氣冲天。竦然驚覺。至次早宣個圓夢先生來。說其備細。先生奏道。乃是有一賢人流落此地。遊於西湖。口吐怨氣冲天。故托夢於上皇。必主朝廷得一賢人。應在今日。不注吉內。上皇聞之大喜。賞了圓夢先生。遂入宮中。更換衣裝

扮作文人秀才帶幾個近侍官都扮作斯文模樣一同信步出城行至豐樂樓前正見兩個着紫衫的文在門前邀請當下上皇與近侍官一同入酒肆中走上樓去那一日樓上閣兒恰好都有人坐滿只有兪良夜來尋死的那閣兒閑着上皇便揭開簾兒却待入去只見酒保告解元不可入去這閣兒不順溜今日主人家便要打醋炭了待打過醋炭却教客人喫酒上皇便問這閣兒如何不順溜酒保告解元說不可盡夜來有個秀才是西川成都府人因赴試不第流落在此獨自一個在這閣兒裏喫了五兩銀子酒

食喫的大醉直至日晚身邊無銀子還酒錢便放無賴尋死覓活自割自吊沒奈何們惹官司只得又賠店裏兩個人送他歸去正是住的送直到貢院橋孫婆客店裏歇因此不順溜了家要打發了方教客人喫酒上樓見說道不妨我們是秀才不懼此事遂乃一齊坐下上樓看頭只見壁上茶墨來大小字寫滿却是一隻鵲橋仙詞讀至後面寫道錦里秀才俞良作龍顏聽罷想道此人正是應舉賢士詞中有低望之言伊問酒保此詞是誰所作酒保告解元此詞便是那夜來撒潑秀才寫的上皇聽了便問道秀

不見在那裏住洒保道見在貢院橋孫婆客店裏安歇上皇買些酒食喫了筭了酒錢起身回宮一面分付內侍官傳一道旨意着地方官於貢院橋孫婆店中取錦里秀才俞良火速回奏內侍傳將出去只說太上聖旨要喚俞良却不曾叙出緣由明白地方官心下也只糊塗當下奉旨飛馬到貢院橋孫婆店前左右的一索摳住孫婆因走得氣急口中連喚俞良俞良孫婆只道被俞良所告慌得面如土色戰膝跪下只是磕頭差官道那婆子莫忙官裏要西川秀才俞良在你店中也不在孫婆方敢回言道告恩官有

孫婆忙叫人

却有個俞秀才在此安下。只是今日清早起身回家鄉去了。家中兒子送去。元自未回。臨行之時。又寫一首詞在壁上。官人如不信。下馬來看。便見。差官聽說入店中看時。見壁上真個有隻詞。墨跡尚然新鮮。詞名也是鵲橋仙。道是

杏花紅雨。梨花白雪。羞對短亭長路。東君也解數歸程。遍地落花飛絮。　胸中萬卷。筆頭千古。方信儒冠多悮。青霄有路不須忙。便着甚。草鞋歸去。

元來那俞良隔夜醉了。由那孫婆罵了一夜。到五更。孫婆怕他又不去。教兒子小二。清早起來。抽送他

北門俞良聽去就壁上寫了這隻詞孫小二送去尤自未回差官見了此詞便教左右抄了飛身上馬另將一匹空馬也教孫婆騎坐一直望北趕去路上正迎見孫小二差官教放了孫婆將孫小二揪住問俞良安在孫小二戰戰兢兢道俞秀才爲盤纏缺少歸鄉不進見在北關門邊湯團鋪裏坐當下就帶孫小二做眼飛馬趕到北關門下只見俞良立在那篦邊手裏拿着一碗湯團正喫哩被使命叫一聲俞良聽聖旨號得俞良大驚連忙放下碗走出門跪下使命口宣上皇聖旨教俞良到德壽宮見駕俞良不知分

驍一時彼衆人俱摔上馬逕送直到德壽宮各人下馬且于侍班閣子內聽候傳宣地方官先在宮門外叩頭復命俞良秀才取到了上皇傳旨教俞良借紫入內俞良穿了紫衣軟帶紗帽皂靴到得金階之下拜舞起居已畢上皇傳旨問俞良豐樂樓上所寫鵲橋仙詞是卿所作俞良奏道是臣醉中之筆不想驚動聖目上皇道卿有如此才不遠千里而來應舉不中是主司之過也卿莫有怨望之心俞良奏道窮達皆天臣豈敢怨上皇曰以卿大才豈不堪任一方之寄朕今賜卿衣紫就與皇帝封卿大官卿意若何俞

良叩頭拜謝曰臣有何德能敢蒙聖眷如此上皇曰卿當于朕前或詩或詞可做一首勝如使命所抄底中壁上之作俞良奏乞題目上皇曰便只指卿今日遭遇朕躬為題俞良領旨左右便取過文房四寶放在俞良面前俞良一揮而就做了一隻詞名過龍門令

目斷遥秦關跋涉長江崎嶇萬里到錢塘舉不成名歸計拙趂食街坊　命蹇苦難當空有詞章片言爭取動吾皇敕賜紫袍歸故里衣錦還鄉

上皇看了龍顏大喜對俞良道卿要衣錦還鄉朕當

真是機會湊巧

孝宗所以周到

遂卿之志當下御筆親書六句

錦里俞良　妙有詞章

高才不遇　落魄堪傷

敕賜高官　衣錦還鄉

分付內侍官將這道旨意送與皇帝就引俞良去見駕孝宗見了上皇聖旨因數日前為南劍太守李直一事險些兒㒹了太上之怒今番怎敢遲慢想俞良是錦里秀才如今聖旨批賜衣錦還鄉若用他別處地方為官又恐拂了太上的聖意即刻批旨俞良可授成都府太守加賜白金千兩以為路費次日俞良

紫袍金帶當殿謝恩已畢又往德壽宮拜了上皇謝御賜銀兩備辦鞍馬僕從之類又將了金剛謝採婆前呼後擁榮歸故里不在話下是日孝宗御駕親往德壽宮朝見上皇謝其賢人之賜上皇又對孝宗說過傳旨遍行天下下次秀才應舉須要鄉試得中然後赴京殿試今時鄉試之例皆因此起流傳至今永遠為例矣

昔年司馬逢楊意　今日俞良際上皇
若使文章皆遇主　功名遲早又何妨